

亞弦的演講與我的生活 ■ 莫名

瀛苑副刊

我坐在底下，面無特定表情，盡情寫著。

「江郎才盡的意思是：生活盡了，才也盡了。若想做狹義的詩人，必須先做個廣義的詩人，滋潤生活這片土壤，像周夢蝶苦行僧般的生活，真正用生活去寫詩，將一切污染摒除在外。」

以前寫會議記錄時，總在演講一開始就緊追不捨，一字一句都不放過，所以寫一點又漏一點，最後發現寫的都不是重點。現在我知道，通常他們會先說個概括的理念，旁徵博引以暖場，然後循序遁入主題，所以我要能及時融思意旨，再吐出自己的文字。

「美感的訓練就像一條感性的河流，時而能激起浪花，此浪花即為靈感，寫成詩，詩即為生命之書。以下分幾個類別，探討五四以來詩人如何看待生活。」

看，重點來囉！當然，實際的內容不只這些，但我喜歡用自己的理解，重新詮釋成自己的風格。

「二〇年代寫詩用白話文，層次放在語言改革上，寫個人的少，寫社會的多，目的在喚起民眾對憂患中國的關心。繼而詩社發展蓬勃，有人試著在白話的基礎上，建立詩的格律，例如聞一多者；此時詩篇的內容表現生活本質，詩人有了定位，是生活的歌詠者。」

聞一多我知道他，范老師以前教文學概論時，曾經討論他的詩，而且她要求我們把五四以來詩的發展、相關人名、社名都熟記，沒想到派上用場了，備感親切。

「抗戰開始，人們經常跑警報，詩人在微暗的燈光中寫詩，痛快淋漓成為文字抗戰者。一九四〇年以後，左翼思潮引進，價值觀普遍認為，精采的文字須具有思想，歌頌階級文學。其實文人為國、為土、為民平鳴，並無不該，謂為廣義左派，但『領導出思想，作家出技巧，群眾出生活』只把文學看成是工具。作家此時以革命態度看待生活。

「抗戰之後，各式西方思潮廣泛實驗在不同的藝術領域。此時詩人向內走，做自我靜觀，有水仙花精神之稱，充滿哲學焦慮，即披著詩裝的哲學家。走向西方後，回歸自我。

這部份跟得很累，不停把文字排列組合，都沒有喘息機會，不過心情倒是很亢奮，因為許多人我聽過，而且讀過作品，像是白先勇、王文興等人；陳老師教我們的現代文學，就是從白先勇他們那時代切入的。

「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，各位別小看新詩的地位和作用，詩就像風向機一樣，每每引領流變。重視鄉土原是美意，然因工農兵等意識變遷，曾受打壓。詩人此時是勞苦大眾的代言人。」

「後現代主義開始，都市文學、女性文學、同性戀等受壓抑的議題翻騰輩出，詩人生活受電子媒體影響，易使人格模糊化，好壞難分，慌亂不知所措。」

後來我有點聽不懂，因為跟同學講了下話。只知道鄉土文學是成功的，而且影響很深。「翻騰」兩個字是我想出來的，好有動感，我也想下去攪和攪和，真好玩。

「多閱讀與五大文類有關的辭典，有助於建立宏觀思想，

豐富生活的感受力；有了萬卷書的胸懷，再去行萬里路，任何事就都會發生意義。

「古典詩也必須要懂。

「至於如何寫詩？可以參考一些書籍。蕭蕭本身是教員，懂得年輕學生的需求，著有許多相關的書，並與張默合編有新詩三百首；白靈談理論的書中，舉很多實例練習，以科學方法治文學；向明的書可讀，然後再讀楊牧的一首詩的誕生。」

這些入門的方法和書籍，都要花時間下工夫才有效果，當我們各自離開講堂，將有多少人牢記並實踐？唉呀，老花眼鏡摘下來，演講大概快結束了，等一下會不會讓同學問問題？我對詩是沒有特別的興趣啦，但我若不快想出一個問題，待會如果沒有人舉手發問，人家會不會覺得我們淡江中文系的學生怎樣怎樣……

「任何人都可以是詩人，先做一個抽屜作家，過自己的生活，寫自己的詩，重視自己的感受。」

有耶！我把自己寫的東西放在一個書夾裡，貼上標籤，躺進抽屜，名曰「廢稿」；有的寫到一半沒靈感，來日待續，有的是全篇，但待修。

「先建立詩的生活，再寫生活的詩。」

「啪啪啪……」演講到此結束。呼！好險，不用提問題。下面還有一場演講，雖然種種，但我只想回家，振筆疾書，再添一廢稿。